

回望鲁迅

冯雪峰忆鲁迅

冯雪峰 著



回望鲁迅

冯雪峰忆鲁迅

冯雪峰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雪峰忆鲁迅/冯雪峰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9

(回望鲁迅/孙郁, 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34-2

I. 冯… II. 冯… III. 鲁迅 (1881~1936) - 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122 号

冯雪峰忆鲁迅

冯雪峰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625 印张 216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定价: 17.70 元

ISBN 7-5434-4034-2/I · 544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这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内容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目 录

1	回忆鲁迅	冯雪峰
3	一九二九年	
3	一 我怎样去见鲁迅先生	
8	二 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	
14	三 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之二	
21	四 我对于他的思想方法和他的天才的特征的一二理解	
31	“左联”时期	
31	一 鲁迅先生对“左联”的态度	
39	二 这时期所表现的思想毅力	
44	三 这时期所表现的思想毅力之二	
50	四 关于他和群众的联系	
58	五 民族的感情和阶级的感情	
69	六 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	
81	一九三六年	
81	一 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他的情绪	
87	二 在病中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他的情绪之二	
95	三 思想上又有新的发展的征象	
101	四 思想上又有新的发展的征象之二	

106	五 逝 世
112	革命与智识阶级
112	一 智识阶级的动摇
113	二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115	三 追随的途中
117	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
121	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
125	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鲁迅逝世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135	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
157	论《野草》
183	鲁迅的政论活动
197	鲁迅的文学道路

回忆鲁迅

冯雪峰 著



一九二九年

一 我怎样去见鲁迅先生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柔石带我去见了鲁迅先生，从此我就跟鲁迅先生接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

我去见鲁迅先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从柔石谈到鲁迅先生的话里，觉得鲁迅先生是很好接近的，他是真正肯帮助青年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我去见他的主要目的，是我那时候正在从日本文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碰到的疑难，没有地方可以求教，知道鲁迅先生也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所根据的也是日本文译本，所以我去见他，是想请他指教，并且同他商量编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丛书。^①

柔石，是一九二二年前后我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候的同学，同时他和我都是那时候杭州晨光社（青年文学团体）的社员，在学校里是他比我高三个年级，可是我们差不多同时离校，因为我在一年级就停学了。以后就只有两度很短的时间在一起过；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我在家乡一个中学教书，因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在十一月间到了上海，他先知道了我的住址，就先来找我了。

① 即《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预定出十多本一套，后因国民党反动政府禁止，只出版过八本。鲁迅先生翻译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文艺与批评》（卢那卡夫斯基著）、《文艺政策》都曾经编入。

他快乐而平静地告诉我：他同几个朋友弄了一个朝花社，鲁迅先生也是同人之一，想出丛书和画册，介绍欧洲的文学和版画。他们就住在鲁迅先生的隔壁。——他谈得很多，大都关于鲁迅先生的事情，而对于鲁迅先生对青年的诚挚恳切的态度，以及他对柔石本人的帮助等等，还说得特别认真，好像要对我证明似的。

柔石并且告诉我，鲁迅先生也曾经谈到过我的。因为我译过苏联的《文艺政策》一本书，那时候已经出版，鲁迅先生也在译它，在《奔流》上面连载，他说，就从这件事情谈到的。他又说，鲁迅先生也提到过我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翻译过日本昇曙梦著述的关于苏联的文学、演剧、跳舞等三种小册子的事情，认为这种介绍对中国文艺界是有好处的。

过了几天，柔石又来看我了，带来了一本日本文译本的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我已经忘记了原作者的名字，他说这是鲁迅先生送给我的，还复述了鲁迅先生对他说的话道：“我买重复了一本，去退还内山书店也麻烦，你带去送你那个同学去罢，省得他再买了。”

这一天，柔石谈得更多，其中曾经谈到了同创造社论战时候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据柔石说，鲁迅先生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于是，柔石也把鲁迅先生看了我的一篇文章之后曾经很反感的事情告诉了我。那是在半年多以前，我在一个名叫《无轨列车》的杂志上面发表过一篇题名《革命与智识阶级》的文章，也是关于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和鲁迅先生的论争的；柔石说，鲁迅先生看到了，当初很反感，说道：“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不过，柔石接着又说，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如此，他对鲁迅先生解释过，认为我的文章的主旨是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因此，鲁迅先生以后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柔石还谈了一些别的，我都不详记了。

他的两次谈话，虽然始终谈得很平静，好像谈家常一样，却使我很感激鲁迅先生，并且很冲动，想马上就去看他。

说到这里，我还想再叙述一点在我感激的心情里面含着非常惭愧的情感，以及我怎样开始改变过去对鲁迅先生性格上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这类事情。

例如柔石提到鲁迅先生曾经很反感我那篇文章，我当时听到是感到非常惭愧的。我觉得鲁迅先生的反感完全不是由于他的私心，而恰恰是他看穿了我的肤浅和轻浮；这肤浅和轻浮，我那时已经感觉到了。其实，那篇东西发表后不久，我就感到了其中的错误，尤其讨厌在语气上所表现的我那种“像煞有介事”的轻浮的态度。后来我因为要选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所写的作品做教材，又曾经比以前更细心地重读了《呐喊》、《坟》、《热风》和《华盖集》等，觉得我过去的理解不但浅薄，而且武断；同时也开始有些觉得，我是很受了某些机械论者的文艺观点的影响的。

我翻译过苏联的《文艺政策》，我很受这本书的影响。举例说，其中有对于宗派主义的正确的批评，因此我就有根据，敢于指出那时创造社的相类似的宗派主义的存在，这是我受的好的影响。但其中也收录了讨论文艺政策的会议的发言记录，在发言记录中就有几个机械论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不少言论，我也同样受了影响了，例如我也机械地把鲁迅先生派定为所谓“同路人”，就是受的当时苏联几个机械论者的理论的影响。这几个机械论者后来在苏联是被批判和清算了，可是他们就曾经对高尔基有过轻率和错误的认识，也曾经把高尔基看成为“同路人”的。

我重读了鲁迅先生的几种作品之后，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机械论的错误，但也已经觉得在那篇文章中我完全没有认识鲁迅先生的战斗与工作的巨大的革命意义，这是我的错误的主要所在。所以，我已经开始明白我那文章虽然批评了创造社，并且替鲁迅先生辩护，然而我只是消极在辩护，却并没有真的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于是也没有认识鲁迅先生对革命的作用。我的错误在基本上是和那时创造社相同的，因为那时创造社打击鲁迅先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没有认识鲁迅先生的革命意义。不同的，只在于创造社是攻击鲁迅先生，说他“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我则替鲁迅先生辩护，说他只是不革命，但对革命却是无害的，而创造社攻击他，这是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如此而已。我并没有明确地承认鲁迅先生对于革命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同时也没有提出应该如何团结他的建议。

加以我已经自觉到我那篇文章在态度上的轻浮，所以当听到柔石说到鲁迅先生的反感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惭愧。可是，因此，我的感激也

就加倍了。我想，这对于我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将使我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上能够诚实和虚心起来的。

其次，我也就开始改正我过去对鲁迅先生性格上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明白地说，由于我自己的一些片面的印象和主观的偏见，我以前是并没有应有地尊敬鲁迅先生的。我从前在北京时凭我自己的片面的印象所构成的鲁迅先生的性格，就和柔石所说的很不相同。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间，我在北京过那时所谓的流浪生活，曾经走进北京大学的教室听过几次鲁迅先生的讲课。我得了一些印象，又从别人那里听来了一些，我判断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在心里曾经这样地说他：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啊！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蔑视一切，对一切人都怀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虽然那时我和未名社的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等都很接近，也常常听他们谈鲁迅先生，并且知道他们直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他们对他们的帮助是很大和非常真诚的，但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我主观上所以这样地理解鲁迅先生的性格，除了根据片面的印象之外，也还由于读了他陆续发表的散文诗（就是后来收到《野草》中的）的缘故。但现在分析起来，主要的还是因为我还不能从社会的观点去分析和理解他的思想与作品的缘故。

我那时认为李大钊同志才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殉难的刺激，才加入共产党的。我也从没有见到过李大钊同志，只读过他在《新青年》上面发表的几篇论文和一首小诗，听见过关于他的革命活动和他做人的一些传说。可是，我非常相信他的淡泊是真的淡泊；同时，我觉得他的朴实的文章的力量以及关于他的人格传说，就都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信念的最真实的证明。我那时开始觉得，做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青年的道路；同时就开始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后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同志和别的一批革命者被张作霖杀害了，第二天报上看见，我的脑子曾经有一两分钟好像失去了感觉，有两三天我好像失去了魂魄似地没

有一点主意。这个刺激，对我有最大的影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认为李大钊同志是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这个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并没有进一步地去学习李大钊同志和其他真的共产主义者，却自以为已经懂得了一些，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只因为自己崇拜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读过几本社会科学的书。这不但是我的幼稚可笑，而且显出了我的不学无术的不虚心的很坏的一面，这一面就妨碍我学得更多一点，懂得更多一点，到现在我都还要时时跟自己的这一面斗争的。我的这种幼稚和不虚心，也就是我以前没有应有地尊敬鲁迅先生的原因。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以前没有给鲁迅先生以应有的尊敬，或者没有把他跟李大钊同志一样地来崇拜，我就应该受自己大大的责备。我不是这个意思，同时也是不必要的。我只是说明我以前对鲁迅先生的看法，后来觉得不正确了，并且分析了所以不正确的原因。至于自己的主观和不虚心，那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该受责备的，决不是只因对某一个人不虚心才应该受责备的。

现在，柔石平静地向我描述出来的鲁迅先生，把我过去的偏见纠正过来了。

柔石的朴实和忠厚的性格，以及他在鲁迅先生对他的友谊和爱里面所表现的自然与纯真，也是我什么时候一想起，都栩栩如生，好像就在眼前一样的。

我那时感觉到，现在也同样感觉到：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慈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鲁迅先生也是像一个父亲似地对待他的。

其实，也不只对柔石一个人，鲁迅先生对一切好的青年都不自觉地流露着“父爱”的感情的，这一点，一切同他接近过的青年都能够证明。

因此，我那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柔石在我还没有请他介绍之前就约我去见鲁迅先生，也就好像约自己的一个朋友去见他的塾师或见他的父母一样。我想，正是柔石的介绍，使我很快就能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取得他的友谊了。

在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去见他，就是带了书去求教的。我记得带了